

北京四史丛书

红旗漫卷 鱼子山

北京出版社



北京四史丛书

(4)

红旗漫卷 鱼子山

北京四史丛书編輯委员会編

北 京 出 版 社

北京四史丛书(4) 紅旗漫卷魚子山 «北京四史丛书»編輯委员会編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)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· 印张: 4 13/16 · 插页: 2 · 字数: 90,000

1964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--70,000册

統一书号: 10071·758

定价: 0.28元

前 言

最近一个时期，北京市城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编写出一大批家史、村史、社史、厂史以及各种专题史。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，解放前北京地区广大劳动人民，一方面在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，饱受残酷的剥削和痛苦的煎熬，有着辛酸苦难的经历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从未屈服过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。这些史料，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，有着很大的教育作用。

青年一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任重道远。青年人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的苦难经历，经常回忆对比，忆苦思甜，才能不忘过去，永不忘本；才能热爱今天，创建将来。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光荣的革命传统，才能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，继续艰苦奋斗，肩负起接班人创立共产主义大业的重担。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，就是充分利用家史、村史、社史和厂史等这些活教材，经常不断地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。编写家史、村史、社史和厂史是思想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。

目 录

红旗漫卷鱼子山 (1)

“穷人会” (51)

——房山县官道人民公社张谢村村史片断

永做革命人 (70)

——记怀柔县黄花城公社黄花城大队党总支副书记

白殿永革命斗争片断

坟奴恨 顺义县沙岭人民公社沙岭大队社员 刘杜氏 (91)

[附录]

“佛”地魔天 (107)

——潭柘寺反动地主罪恶纪实

印把·枪杆·一箕道 (142)

——金盞村地主罪行一瞥

紅旗漫卷魚子山

魚子山村在北京市平谷县城东北二十里的地方。村北崇光門前，有一块山石，上面长滿黑色微粒，很像魚子，村因此得名。村庄座落在燕山山脉的一个曲折、狭长的山谷里，兩側山峰連綿，形成天然的屏障。北面的山上有万里长城。山口朝南，隔着一片寬敞的平地与盘山相望。谷底是一道旱河套，遍布碎石。全村长达七里，共有三百五十三戶，一千七百零三口人，房屋沿着河套兩岸，建筑在山脚下或低坡上；一簇簇的瓦房，从南口断断續續延至北坡。谷內山梁道道，沟壑交錯。山坡上层层梯田，适宜种高粱、玉米、大豆和谷子。滿山的果树成林，盛产杏、桃、梨、柿子、核桃和栗子。魚子山的人民，一代又一代，用辛勤的劳动，把荒山野岭开发成一个花果、米粮之乡。旧社会給魚子山留下的貧穷和落后，正在迅速地改变着，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山村已經飞快地成长起来。

打开魚子山的历史，那里面飽含着穷苦农民的悲慘血泪，也閃耀着革命人民斗争的灿烂光輝。树有根，水有源，魚子山人民清楚地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他們决心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，永远革命，把紅色的历史一章

一章地写下去。

一、南王北尉罪大恶极 穷苦农民仇深似海

旧社会的魚子山，是財主的天堂，穷人的地獄。魚子山上，一草一木，都是財主罪恶的見證；龙潭水里，滴滴山泉，都傾注着穷人的深仇大恨！

魚子山的財主共有二十三戶。其中，地主十戶，富农十三戶。他們戶数不到全村（三百五十三戶）的百分之七，却拥有土地二千六百六十亩，占全村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；此外，他們还占有全村百分之七十的果树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房屋。在市鎮上，他們开了各种店鋪；在外村，他們也强买霸占了大量的土地和房产。

魚子山二十多戶地主、富农中，財势最大的，要数王、尉两姓。从前，魚子山村村北头有个用围墙围住的庄园。庄园的南边住着王家地主、富农；庄园的北边住着尉家地主、富农，因此村里人們把这两姓財主叫做“南王北尉”。

多少年来，魚子山的財主們一直宣揚他們是“积善人家，必有餘庆”。这是彻头彻尾的騙人鬼話！揭开“积善人家”这张画皮，就是一部財主們剝削和压迫的罪恶历史，一部穷苦农民受剝削和被压迫的血泪历史！

巧取豪奪 萬貫家財千入血

敲骨吸髓 兩姓財主一樣心

抗日戰爭以前，放高利貸，是魚子山財主們剝削窮人的主要手段之一。財主放債，年利有二分五的，有三分的，還有高到五分的。除了利息高，往外放時，財主們還有几招毒手。比方說，窮人名義上借十吊錢，財主只給九吊，還債時本錢却算十一吊，這叫做“出九入十一”；零頭該還五升米的，財主們定的規章是還一斗，這叫做“四不舍五必入”；要是到期利錢還不清，原來的本錢和下欠的利錢就加在一起，變成新的本錢，這叫做“利變本”；要是過期不還，一過五天，利錢就按一個月算，這叫做“月不過五”。

就是這樣，財主們還不滿足，他們放債時，一定要窮人拿房地紅契作押，到期還不起債，就把作押房地“圈”歸己有。貧農尹連貴的父亲，本來是個中等戶。一九二八年，地里收成不好，按三分利向地主王忠壽借了三百三十元錢。王忠壽要尹連貴父亲當場立下字据，拿五亩山地作押，限期三年贖回。日子一天天地過去，年景總不見好轉。眼看贖地的期限快到了，尹連貴的父亲還是湊不齊這筆款子。就這樣，到一九三一年秋後，五亩山地連同附近山沟里的果樹，這些當時價值一千元以上的家產，全被地主王忠壽奪走了。尹連貴的父亲又氣又恨，得下了半身不遂的病，不治身死。

地主用這種辦法，圈走了窮人不少田地，光地主尉迺襄一家就占了一百多亩。

魚子山的財主們還自立規矩，不管誰開墾出來的地，他們想霸占就霸占。

貧農張順恒一家，四處逃荒，沿路行乞。他們打一九二七年起，從順義縣張各莊逃到了魚子山，又從魚子山逃到北平。到一九三四年，他們不得不含着眼淚，再度逃回魚子山。日子越來越捱不下去了，他們只好掄起鎬頭，去刨那鐵板似的山坡。刨一點種一點，掙扎着干了好多年，好容易才刨出了六畝坡地，總算能對付着喝碗稀粥了。哪知道，尉迺襄聽說張順恒家開出的地打了糧食，早已垂涎三尺，立刻找上門來，劈頭就說地是他的。張順恒一家老小有理沒處講，只好要求財主行行好。尉迺襄到地里轉了一圈，見是些破地，估量它也長不出好苗來，便賊心一動，又改變了主意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那好吧，看你們也不容易。地，我不要了，算四百二十塊錢賣給你們得了！”賣？四百二十塊錢！張順恒一家听了都惊呆了。可是，尉迺襄的主意是拿定了的。他威脅張順恒的爸爸說：“你們不買，我把山下的路給你們斷了，叫你們連山都上不去！”張順恒的爸爸哪里拗得過地主，只好忍氣吞聲，東拼西湊，用四百二十塊錢把自己多年來風里雨里開出來的地“買”了下來。

魚子山的窮人，絕大多數不是給地主扛長活，就是打短工。地主對雇工的剝削，更是殘酷。一個長工，種田、栽培果樹，一年能生產五十石糧。可是，長工最多只拿到六石，其餘的四十四石，全肥了地主。長工們在地主家里，過的是什麼日子呢？有一首歌謠說：

王启元，心不善，
高粱米，垫猪圈；
掺着砂子做水饭，
哪个不吃就滚蛋；
一给伙计豆干饭，
就把大师傅往外赶。

地主王启元对待长工就是这样刻薄：宁可让高粱米放在圈里发霉，拿来垫猪圈，也不给伙计做一顿像样的饭吃。

地主王忠寿更是心毒手辣。有一个小名叫老驹仁的老雇农，给王忠寿扛了几十年活，背都压驼了。后来上了年纪，实在下不了地，就给王忠寿放牛。王忠寿嫌老驹仁老了不中用，吃饭时总是夺他的碗，不许他吃饱。有一次，王忠寿自己懒得动手，就唆使他的儿子往老驹仁的碗里撒土。老驹仁不得已，用筷子把弄脏了的饭挑掉一点。王忠寿一见，就破口大骂：“你他妈的，净糟踏老子的粮食！”一脚把老驹仁踢倒在地。老驹仁没吃饱，就拿了根咸菜啃，王忠寿见了，竟撬开老驹仁的嘴，硬把咸菜掏了出来。

王、尉两姓财主一方面雇工剥削；另一方面又大量出租土地。地租有“死租”和“活租”的分别。收“死租”不管年景好坏，租金是定死的，而且多半是把租粮（或折成现款）先拿到手。有一年，一连三辈没有一分土地的王景三从尉家地主手里租了五亩破山地，每亩预交租粮十五吊（合粮五斗），共计预交租粮两石五斗。地好不容易种上了，不料到吐穗扬

花时节，鬧了虫灾，叶子全被吃光。一年的劳动，只換回七八斗糯谷；而地主呢，却早已从这五亩地上刮走了租粮两石五斗！

“活租”的租金不固定。年成好，租金就得上涨。“活租”一般是对半分，也有倒四六的，地主要六成，佃戶只得四成。財主們估計年成好，多打粮，就收“活租”；估計年成不好，就收“死租”。

此外，王、尉两姓地主还在市鎮上开了許多店鋪，賤买貴卖，剝削农民。

南王北尉两姓財主就是用这种种灭絕天良的残酷手段发家致富的。

残害人命 土豪紳为非作歹

啼飢号寒 穷苦人度日如年

“南王北尉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一个鼻孔出气的。地主王仰三、王忠寿、王启元和尉自珍、尉迺襄等都是国民党黨員。尉自珍还做过密云县參議會会长，就是县长也怕他三分。他父亲死时，县长还亲自到他家給“点主”^①。南王北尉两姓財主，倚仗这种政治势力，在魚子山逞凶作恶，欺压穷苦百姓。

一九二二年阴历腊月，正是“腊七腊八，冻死鸡鴨”的时候，貧农王世成全家八口人，只有一条破夹被，夜里冻得睡

① 人死后立“神主牌”，上面“主”字，原写作“王”字，然后請一个有点“名气”的人用朱笔加上一笔，这就叫“点主”，是一种迷信祭祀仪式。

不着，只得蹲在地上烤火。一天，眼看沒有一根柴草了，王世成把打更时拣的半筐干树枝背回家里。地主尉自珍知道以后，硬說王世成砍了他的果树，把王世成吊打了一頓后，又送进了县衙門关押了几天。王世成刚到家，尉自珍又传出风声說，还得把王世成送进监牢里去。王世成一家被逼得实在沒有別的路可走，就在腊月十六日夜里，收拾起破碗破罐，揩了个簍子，拉扯着全家大小，逃奔兴隆山，住进山洞。

一九二七年，有一天，地主王忠寿正在要錢，外边不知是誰放起了“二踢脚”（鞭炮）。王忠寿說惊吓了他老婆，还一口咬定是长工刘四干的。刘四受了冤屈，申辯了几句。这一来，王忠寿火了，拿起手枪狠命地朝刘四的脑門上磕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活活地把刘四磕死了！

南王北尉的財主們，个个“橫草不拿，豎草不握”，但他們却靠压榨穷人的血汗过着无耻的豪华生活。他們“出山坐轎車，吃飯燒小鍋”，整天讲究吃、喝、玩、乐。地主王君仲的二儿媳，專門雇了个厨师侍候自己的飲食，用飯要讲“鮮細名堂”，吃餃子还得去掉边角。从前，魚子山这个地方吃水十分困难，挑一担水往往要走二三里，甚至六七里路。厨师爬坡过岭，好容易挑来一担水，少奶奶却故意挑剔，說后边那桶水让厨师的屁給熏臭了，不干淨，硬逼着厨师泼掉。

地主平时的生活就这样恣意享受，一有婚丧嫁娶，那就更加大事鋪张了。一九一三年，地主王君敬死的时候，出丧时，他家杀了二百多口猪，一百多只羊，用一百多个工做了一口柏木条对牙子、刻有“五福捧寿”、“八仙人”的棺材；請

了十多个裱糊匠糊紮了各种紙仗，什么“噴錢兽”啦，“打路鬼”啦，“哼哈二将”啦，“金庫”、“銀庫”啦……摆出去足有五六里长。請来念經的和尚、道士有四五十人，雇来的吹鼓手、唱坐腔戏的和“劳忙”的也有一百五十多人。出这个丧，前后花錢达两万多吊。用这些錢在那时可以买一千五百多石小米，足够当时七百多个长工吃一年的。

财主們的生活这样豪华、奢侈，可是魚子山的穷苦农民过的是什麼日子呢？

論吃的，魚子山劳苦群众还不如地主家的牲口。他們辛勤劳苦了一年，却沒粮食吃，一年中有九个月要靠野菜、树叶填肚子。

那年头，餓死穷人是常事。有一年阴历四月，貧农陈贵的父亲，二十多天沒見一粒粮食。他餓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拖着虛弱的身子，到外边找点野菜来，想切切煮了吃。沒想到，鍋里的水刚冒气，野菜还没切完，这个尝尽了旧社会苦难的老人，就握着菜刀餓死在灶前了。

穷人連飯都吃不上，穿的就更不用提了。他們衣不蔽体，拖一片挂一片的，一件棉衣常常穿一二十年。許多人家不管有多少人口，往往只有一条被子，有的根本沒有。貧农李俊林，十一岁給地主扛活时，沒有被子盖，就拣了条破麻袋。他在这条破麻袋里一直睡了五年。

地主家住的是大瓦房，穷人却只能搭一間又小又破的窝棚栖身，有的連个窝棚也搭不起。貧农尉自春，从十四岁起就住在一个名叫“前寺”的破庙里，一直住了三十多年。

还有的人家連破庙也找不到，实在无处安身，只好住在黑黝黝的山洞里。貧农李云結婚时，就是在“老虎洞”里拜的天地。

多少年来，地主阶级对人民敲骨吸髓，橫加剝削。他們搜刮来了錢財，就肆意揮霍。劳动人民用血汗养肥了地主，自己却过着飢寒交迫的生活。当年的魚子山，就是一幅旧社会不平图景的縮影。

倚財仗勢 吸血鬼作恶多端
走投无路 穷苦人反抗斗争

穷人，人穷志不短，財主逼得急了，魚子山的穷苦农民也要起来和他們斗一斗。

貧农王福順，身强力壯，生性刚强，人虽穷，却从不向地主低头。一九三六年，他給地主王忠寿当长工。有一回，他和几个伙計到西沟去割谷子。不一会儿，烏云压頂，凉风吹来，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打下来。王福順心想，总不能頂着雨割谷子。一看这儿离家近，就招呼伙計們到他家避雨去。王忠寿怕伙計們下雨不干活，打着伞来監工。他看地里沒人，猜想伙計們一定在王福順家避雨，就站在地头朝着王福順家大罵起来：“你他媽的不好好給二爷干活，淨跑到家里看老婆。”王福順听王忠寿罵得不干不淨，火气直往上冒。他拔腿跑出門来，理直气壯地向王忠寿說：“你怕挨澆，穷人就不怕挨澆？你身子貴重，头上打着伞，就不許穷人回家避避雨？告訴你，我掙做活的錢，沒掙挨罵的錢，这个年

头，說話得留点后路！”王忠寿見王福順来势不小，心里先害了怕，可是嘴巴还是不軟：“我就罵你了，你敢把二爷咋着？”王福順是个紅脸汉子，这下子可啥也不顾了，“把你咋着？今天我穷爷爷就要揍你这兔崽子，老子算是豁出去了！”說着，就三步两步冲到王忠寿跟前，伙計們在后头給他助威。王忠寿一看势头不妙，吓得倒退几步，扭头就往回跑。

貧农王作成怒打尉自珍，也給穷人出了一口气。地主尉自珍是个有名的吝嗇鬼。有一次，他等着厨师烧水喝，却又不让劈整柴。厨师見火苗不旺，就偷偷地让长工王作成去劈点整柴来。还没劈上几根，被地主看見了。这老狗走上前去就打了王作成两記耳光。王作成哪里吃这个？他平时憋在肚里的气，再也憋不住了，順手抄起一根木柴，三下五下，打得这个老狗趴在地上嗷嗷乱叫。

这样的事，在抗日战争前几年間，經常发生，鬧得地主平日不得不收斂一下囂张的气焰。一九三六年的一天，地主王启元从峨嵋山雇了五六个短工跟长工一起鋤晚苗。大师傅巨有打算做点綠豆干飯，让干活的換換口味。豆子剛下鍋，就被王启元的老婆看見了，这个刁婆子赶紧告訴了王启元。王启元二话沒說，把豆子捞了出来，又把巨有臭罵一頓，叫他馬上卷起鋪盖滾蛋。这件事很快传到二十多个伙計的耳朵里，他們个个恨得咬牙切齿，站在地头商量了一陣，决定散伙不干。这一下，王启元急得像热鍋上的蚂蚁，連忙請人說和。央求了半天，长工們才放出口信：“要我們回来可以，得先把大师傅請回来。大师傅干，咱就干！大师

傳不干，咱就拉倒。”王启元夫妻怕把事情鬧大了，耽誤活計，只好去請巨有。巨有向地主提出增加工錢的条件，王启元夫妻沒法，只好答应了。

这一时期，魚子山人民的反抗斗争虽然还是自发的，但它灭了财主的威风，长了穷人的志气，在魚子山人民的心中留下了反抗斗争的火种。

二、古长城边抗日烽火

魚子山上儿女英雄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，日寇策动汉奸进行“华北五省自治运动”。大汉奸殷汝耕引狼入室，勾結日寇成立冀东“防共自治政府”。从此，魚子山人民的头上，除了“南王北尉”的封建剝削和官府衙門的黑暗統治外，又伸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。

坚强的冀东人民决不願做亡国奴，魚子山上的英雄儿女不容許日本帝国主义鉄蹄的蹂躪。他們英勇奋斗，頑强不屈，在古长城边点燃了抗日烽火。

长城脚下 挺进英雄八路军

魚子山里 开辟抗日根据地

根据党中央洛川會議的决定和北方局的指示，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，八路军四纵队奉命开辟敌后根据地，从平西向冀东挺进。东进部队，一路直取兴隆、霧灵山，一路沿潮白河进驻靠山集、將軍关一带。

六月下旬的一天，傍晚时分，两百多战士进了鱼子山。他们穿戴和贫苦农民一样，扛了长短不同的枪支。看上去，队伍不怎么整齐，可纪律却特别严明。进村后，不找吃，不找喝，只在坡根、坝阶旁边露宿。他们为老乡们挑水扫地、访贫问苦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。

受尽了财主们的剥削和压迫的鱼子山人民，像在黑夜里见到了太阳，苦难中迎来了救星。老乡们烧水做饭，热情招待子弟兵。口口声声，夸奖这支队伍是“仁义大军”。

八路军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，号召“有钱的出钱，有枪的出枪，有人的出人，团结一致抗日救国”！很快就把群众发动了起来。地主、富农慑于人民威力，也交出了“伙会”的四十八支大枪和几支手枪。贫雇农青年踊跃报了名，编成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游击队，随八路军出了山。村里又成立了抗日救国会。大地主王松寿、富农王文海，假装积极，骗取了主席、副主席的职务。地主王忠寿、富农王德刚、上中农王世进几个人也当了委员。救国会刚一成立，倒也显得热闹，给出山的游击队员家里，一户送了五斗小米、五块钱“安家费”。

王松寿、王忠寿、王文海、王德刚、王世进，都是国民党党员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。他们抗日是假，反共是真。一有风吹草动，马上就现出了原形。

不久，为配合八路军东进而发动的冀东大暴动，遭到了挫折，暴动队伍随八路军主力撤退，回平西整训。四纵队仅